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善惡圖全傳 第二十七回 活閻羅出城捕盜 惡奸人鄉村遇雨

詞曰： 春夏秋冬轉眼間，才說今年，又早明年，時光迅速意淒然。記得紅顏，卻又衰年。

琴棋書畫樂平生，名不閒爭，利不閒急，眼前休負好光陰。花下清樽，月下清樽。右調一剪梅

話說李大麻子遭英雄之嚇，罪歸知縣城守，寫稟啟去後，聽說大人將他二人斬了。將事辦完，與邵青在南書房坐著閒談，叫聲：「老邵呀！這些強盜平日聚在何處？你可知道點？」邵青道：「大老爺，門下那一日在西關外瞧見一起人，跑馬射箭的，想必那一方就是他們的窩巢，亦未可知。」李雷道：「今日早早吃了酒飯，帶領教習，何不前去訪拿一回？如若拿著，豈不是好。」邵青點頭道：「大老爺言之有理。」李雷著人去請衝爺摩雲老師羅定仇雙王炳王洪，再傳四樓教習，家人答應去了。吩咐備了關東酒飯。眾人見過了李大麻子，大家吃了一頓，外邊有人備了牲口馬匹，李雷率眾出了龜牢。吩咐張三說：「家中門戶要緊，火燭小心。」說罷上了坐騎，後邊是沖天賊上馬，邵青騎性隨後。和尚同羅定仇雙王炳王洪皆上坐騎，再後眾教習家人內侍等，也有坐馬的，也有步下的，後邊帶著火食擔子、茶擔子，一應俱全。各人都帶著兵器，明為打獵興圍，暗是捕獲強盜，紛紛擁擠出得西關，到了城外，走有五六里路程，忽然四面烏雲陡起，傾刻間雲頭相接，細雨微微落下。李雷叫聲：「老邵呀！下雨了。」邵青道：「大老爺，今日沒得雨。」李雷道：「何以見得沒得雨？」邵青道：「門下今日未曾出府，摸過脊背上乾燥，未曾發潮，所以曉得沒得雨。」老邵呀！如此說，你到不是個---早出晚了？」大老爺，門下不是什麼早出晚，轉是個切磨箴。」二人正然講著笑話，只見一個霹靂過去，淋盆大雨下個不止。李雷連忙著人取過雨衣換起，眾人皆換了雨衣。邵青也問道：「我的雨衣可曾帶來？」回道：「邵先生臨動身之時，說今日決不下雨。所以小的們未曾帶來，現在府中。」李雷罵道：「瘟龜不靈，就是蹉蹉也不為過。」說著說著，雨下得大了。李雷叫聲：「老邵呀，不好了！雨下得不住了，快些找個所在躲躲才好呢。」邵青無奈，找了一個大樹林子內權且躲下。誰知兩大遮不住，各人渾身衣服盡皆濕透。李雷又罵：「瘟龜！這個所在怎好躲雨？快些再找好地方，不然著人將你龜殼打碎。」邵青無奈，走出樹林，催開坐騎，冒雨找尋。只見前面一個大莊子相離不遠，忙叫家人快快趕去報知：「那個莊上的莊漢，叫他莊主好好出來接待！」有兩個家人答應，催開坐騎，上了大路，冒雨衝風趕到莊上。過了吊橋，勒住絲韁，大叫一聲：「呔！莊漢們聽著，我們是城內李大老爺出城打圍射獵暗拿強盜，在路遇雨，要上你的莊子躲躲雨。叫你們莊主出來，小心接待！」喊了一聲不答應，又喊了一聲。

且說莊門內坐著四位莊漢，見天氣偶爾下雨，在一塊閒談。這個說：「雨下好。」那個說：「下到明日更好。」這個說：「今年定是個豐收了。」那個說：「好像何處喊叫什麼？」四個站將起來，對外一望，只見兩個人坐在馬上，冒雨站著。莊漢便問道：「你這爺是哪裡來的？為何站在雨內喊叫？」「呔！你們這些老兒，忒也耳閉！我乃城中李大老爺前來興圍打獵，偶爾遭雨，要來這裡躲避一刻。快去報知你莊主，叫他小心接待！」莊漢一聽，連忙進內通報。李府兩個家人回轉，報知李雷。李雷領眾投莊。

且言這個莊主姓程，年過五旬開外，一生忠厚。閒住在家，好下盤棋兒。只因棋品不好，把些親戚朋友下得路短人稀，家門清淨。這位太爺見沒人來與他下棋，整整罵了三天三夜。到了第四天，手下有書童叫做黃子，被他老人家罵得不耐煩，在莊後找了一位相公，姓員名小溪，已入半爨門，只因為人不端，被學院訪察革去秀才，此時閒居在家。黃子請來陪太爺下棋，誰知武藝比太爺高些，殺得太爺走投無路。太爺大怒，把棋盤一摔，只氣得手足如冰，罵了聲：「黃子你狗頭！請來這位員小溪，乃是畜牲心，殺起老頭來了！與我趕出去！」黃子無奈，將員小溪拉到背後，叫聲：「員相公，你不知我家爺的性格？他吃贏不吃輸。你勝了他，自然生氣。你此刻讓他一著，讓他贏兩盤，然後相公再贏他。天天打和，相公包你不欠事。」員小溪點頭會意，復進去叫聲：「太爺，門下一時冒犯，望太爺恕罪。並且先前面有些黑氣，大為難看。此刻精神陡長，必然要贏，請太爺再著一盤。」笑臉相陪，太爺方才息怒，坐下對著。你道員小溪如何模樣？生得兔頭蛇眼，鼠耳鷹腮，龜心鰲膽，雞肚猴腸，滿口之乎也者，一肚子男盜女娼。閒話少敘，且說這一天下在書房，同員小溪著棋，下在高興之際，莊漢進來，將李雷要來躲雨說與黃子，黃子走進書房叫聲：「太爺，城裡李大老爺出城打獵遇雨，要借太爺莊上躲雨。請太爺示下定奪。」太爺心無二用，一心在棋上，說的話共總不曾聽見，眼望著棋盤，手拈棋子，寧神半晌，將棋子一放，說道：「就是這麼罷。」黃子聽訛，認做依允，急忙跑出說與莊漢不提。

且說程太爺與小溪下了一會，只見黃子跑進來說道：「太爺，不好也，天大禍降事下來了！」程爺說：「黃子，我太爺與人下棋，你怎大驚小怪的，把我棋都鬧輸了。這等驚慌？想是你家裡燒起來了？」回道：「不是小的前來打岔，李大老爺已今進了莊門，請太爺快去迎接。」程爺道：「黃子，我的莊子，是與你合的麼？不遵我示，擅自做主，就讓人前來躲雨？」回道：「已稟過太爺，太爺吩咐就是這麼罷，所以小的才讓他進來的。」「胡說！你何曾稟我？好大膽的奴才，還強嘴麼？」員小溪在旁說：「方才尊管是稟過的，太爺一心在棋上，未曾存神。如今李大老爺業已進莊，事也如此，不能推他出去。太爺出去與他略微談談，等雨住了，送他出去便了。」太爺叫聲：「老員呀！你可曾吃了飯麼？」回道：「昨日吃了一頓粥。」太爺說：「何不早說？」吩咐拿飯與員相公吃。糧五斗米，挑兩擔柴，合五百錢送到員相公家裡去。黃子答應，先取飯，後送物。員小溪聞言滿心歡喜，稱謝不已。程公吩咐起身，手扶杖離了書房。

到了莊廳，一聲咳嗽進了廳來，只見李大麻子坐在坑上，全然不動。卻是為何呢？只是程公乃是鄉村打扮，想不過是村中富戶老者，形容故此，李雷不把他打帳，便問道：「你是莊主麼？」答道：「老朽便是莊主。」「你莫非就是李大老爺麼？」說罷，在旁邊坐下，吩咐獻茶，茶畢敘了幾句寒。李雷看見兩邊擺著兵器架子，架子上面插著刀槍劍戟鞭鐮錘抓，內中有一件兵器不認識，便問沖天賊，回言不識。又問羅定仇雙摩雲和尚等，皆回不識。李雷便問道：「老人家，你莊上是誰會用這般兵器？」程公見問，笑道：「大老爺要問我這根哭喪棒，說起話長呢。好在此時雨還未住，說幾句談談與你大老爺聽聽：我有個小犬...」李雷回頭叫聲：「老邵呀！你曉得小犬是什麼東西？」大老爺，鄉下人稱兒子叫小犬。」李雷道：「知得了。兒子就叫小犬。」又問道：「老人家，你有幾個小犬？」說：「一個。他生下來就像土彘頭兒似的，生長六歲，跳石礮玩耍。到了八九歲頗有氣力，將石礮子搬來搬去，不以出奇。長到十二三歲上，莊漢打倒了十幾。出外生事鬧禍，難以拘束，老朽無奈，寫了一封書信著人將他送進京中，投我的舍舅。誰知舍舅不在京中，去了個空，小兒就流落在京中，無依無靠，十分困苦，遇著幾個泥腿子把小兒不打帳，欺他年幼，我的小兒與他打賭，說我今睡下，你們把石頭打我的肚子，看是何如。說罷睡下，那些泥腿子拿了一塊大大的石頭往小兒肚子一撞，一聲響亮，石頭碰去數丈，把些泥腿子唬得目定口呆，這才服了。才將小兒他請去吃酒，以為相識。小兒終日就與他們在一起玩耍...」李雷聞言大笑道：「老人家，你忒也無知。你的兒子不過做了一個泥腿子，何足為奇？如此希罕。後來便怎麼樣？」程公道：「也罷，雨既然未住，左右無事，再來談談。」又吩咐獻一回茶，茶畢又開言道：「大老爺，我的兒做了泥腿，那一日在望月橋上看月亮，誰知酒吃大了，就睡橋上，卻卻那一晚八大公爺帶領手下出府玩月，行至橋邊，只見遠遠的一支白虎睡在橋上...」李雷道：「哎呀！老人家，想是你的兒子被虎食了？」程公道：「大老爺有所不知，那支白虎就小兒的元神出現。那時公爺走近前來一看，不見了白虎，見一條大漢睡著打呼，叫人推醒，手下人問道：你是誰？八大公爺在此，還不起來。小兒聽說，走到公爺面前跪下說道：愚民不知公爺駕到，失於迴避，望公爺恕罪。公爺問道：你是那方人氏，姓甚名誰？小兒便回道，小民江南溧水人氏，姓程名春實便是。公爺問他可會點武藝，回說知得一二。王爺見他言語清朗，人材出眾，相貌魁偉，便哈哈大笑，叫將他帶進公府，試看他的武藝。真乃氣力高強，武藝出眾，留在公府使用。那一日來了兩個生東蠻進朝見駕，啟奏要與我朝比武，若還有人勝他，便年年進貢歲歲來朝稱為上邦，若我人勝得，便要興兵前來爭奪天下。我主看表，即著人與他比武。朝中武將皆不能取勝，傷了無數的人。皇帝大驚，正然沒法，八大公爺啟奏保舉小兒，那時將信半疑，召來見駕，與生東蠻比武。兩下交手沒有兩個回合，

將兩個生東蠻絕了性命。皇帝大喜，就封為御前指揮...」李雷聞聽大笑說：「你兒子不過是個武官。如今想是還在朝中？」程公道：「還有下文未曾說完，忽一日，公爺府中後花園中金魚池有個水怪作鬧，跳上來可以吃人，公府一切人等難以降服。小兒偶爾到公府說話之間，公爺講起水怪吃人之事，小兒在公爺面前誇口，要去擒妖。公爺准了他，他即至後面來拿水怪，誰知不是怪物，乃是一匹好馬，名為紫赤獸。物見其主不敢傲強，被小兒收服。公爺大喜，著人配了鞍鐙，賞與小兒做了腳力。第二年春間，皇上出城興圍打獵，帶領京營眾將到了一山，名叫寶雞山，山上出了一隻吞天獸，身長九尺向開，竄至前來。眾將上前擒捉，被這惡獸一聲喊叫，人馬登時跌翻在地，他便張嘴將人吃吞了。武將兵丁上前，皆被傷了，皇上即將小兒傳來，吩咐捉獸。小兒領旨，即跨紫赤獸，手執長槍趕去。這惡獸竄來，被小兒一槍戳去，被惡獸一口含住。小兒便將槍尖用力往獸喉中一連三四下，傷了吞天獸，拖回見駕。聖上大喜，即升了捧本大人。這件兵器是皇上欽賜的，名為阿鐵鞭，又名尋人拔紅毛鞭桿，乃是阿了國阿鐵鑄的。這一日是庚辰年庚辰月庚辰日庚辰時造就的神鞭！」冲天賊聽說出這件兵器的名來，他就吃了一驚。這是為何呢？列位有所不知，只因這件的兵器與他不利，乃是對頭相見。後來冲天賊這顆鐵頭送在這件東西身上，所以吃驚。此是後話。

且言程公把話說畢，李雷聞聽連忙起身說道：「哎呀呀！老太爺令公郎乃是封疆大臣，你老太爺是一位老封君了！多多失敬。」程公道：「豈敢豈敢。」李雷下來走走，躡將上去，見一幅墨筆梅花畫，畫的枝葉根苗，實在筆法頗佳。便問程公道：「老太爺，這枝墨筆梅花是誰人畫的？」程公見問，不慌不忙說出畫畫之人。這一說，大動干戈，有許多的關節大鬧程莊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